

四庫全書 佛典

(2)



四庫全書佛典

2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四庫全書佛典 / (南朝) 僧佑等著. -- 北京 : 商務印書館, 2017

ISBN 978-7-100-13957-1

I . ①四… II . ①僧… III . ①佛經 - 汇編 IV .  
①B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110417 號

責任編輯：吳曉梅

責任印制：徐仲

封面設計：曲閔民

權利保留，侵權必究。

## 四庫全書佛典 [南朝] 僧佑等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世藝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100-13957-1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開本 787 × 1092 1/16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張 354 1/4

定價：2980.00 元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 目錄

廣弘明集

法苑珠林

卷二十五至三十下

卷一至卷三十二

唐·釋道宣撰

唐·釋道世撰

#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二十五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二十五

唐釋道宣撰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緝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一

福田論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  
陳理雖有此今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  
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  
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  
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  
不致敬時明曉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  
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  
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謾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

敬文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  
時然如是數四今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  
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  
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  
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  
士女初聞令拜合一孝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  
問之

釋彥琮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元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  
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  
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  
例者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

總校官候補知府臣蔡佩蓀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葉承基

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尊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引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二

旨謂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戌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三

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剃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

議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治子之所惑吾當為辨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四

大人之至德同靈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脩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麤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恩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微以身敬收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

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仰福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至後更為敘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魔遙囁染衣之日帝釋遙懼妓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五

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賈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眾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為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

升雲地臥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  
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  
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  
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  
跡譬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  
既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為希有假弘教化難  
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齋齒存其  
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七

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  
而鼓盆子葬羸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  
乎況覺典沖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辨是謂第  
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  
己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  
述堯舜憲章丈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  
仍邁夷齊之操凝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  
斯有為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

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傳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  
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  
輩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為神所禮王寧反受  
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  
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兜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  
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  
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綯服則情勤宣  
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七

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  
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計非不孝之罪不  
以拜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  
混雜制從於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  
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為護四信  
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  
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  
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

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  
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  
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  
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  
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  
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  
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  
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  
官本置太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  
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  
規間逸相學剃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  
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網即墮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  
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  
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  
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

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  
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  
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  
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關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  
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  
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已  
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  
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  
火炎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  
究之豈覩其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道細幽理  
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忠議所不得名相孰能  
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想追於舊蹤傾心  
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  
茲佛付假慈雲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於  
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  
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

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頌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叙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

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

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

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蠹蟲顛墮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為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平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露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徵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

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  
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刺落託號出家  
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闌闥驅策畜產聚  
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  
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  
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躡亂真如傾毀  
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  
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十三

舍不求閒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鑿築崎嶇宇舛錯  
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鄆邸鄰邇屠酤塵滿  
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  
垂化本貴沖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  
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  
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  
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  
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

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  
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敘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  
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  
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  
大道之興肇於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  
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十三

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  
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世崇信滋深入冀當年  
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  
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  
殊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  
遷忘返于茲累代令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  
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  
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

俗暢於九有貼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

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

乃至闕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

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諱子君有諱

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

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

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

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古

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  
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冠莫之能識今之  
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  
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  
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  
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  
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勅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

宜付有司詳議奏聞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  
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  
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  
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  
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  
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三十五

十五

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  
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故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  
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

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疎未若皇運

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

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

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者返拜君父垂異辱經便

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庚冰矯詔桓

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

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

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勒拜納上天之怒魏盡行誅肆下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其一

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惶惶投庇失厝

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

悠哉後代或接效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

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

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懼懼實

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調君之罪

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

贊威嚴惟深戰戰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時京

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謂左右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

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僚寮云

###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釋道宣等

自金河徙轍玉闕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慕布天人仰福田

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七

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

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

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陳朝議僧等荷斯明

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

東漸亟涉宕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

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卒常致良史之謂

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令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

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閻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唯知慚惕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啓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續出入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七

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禪釋涉青田之獵少壯懷白首之微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山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

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故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周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瞻垂朝議之勑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垂範宮闈威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

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

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即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晝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二十一

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

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

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元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比丘之事也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載于木漢光之遇子陵等尋大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

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二十一

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厲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也斯諸偽政信

法不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遭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刑刻且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其心或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隋氏承運二

##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十五

##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十五

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籲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割斷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家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化於

三洲九德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厯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子之禮又昊天上帝獄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完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靡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談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禮出俗無露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畧述之

##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

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令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令乃令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二十四

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白朝宰犀公沙門不應拜俗啓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千木在巍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閒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

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柄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并序

龍朔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二十五

二五

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